

■玉渊杂谭

老虎伤人,从来就不是新闻。可是这次,由于不守规则,不仅令自己身受重伤,还连累人命丧虎口,整个事件就成了持续酝酿舆论的热点。想起那句“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Hello Kitty啊”,可不,公众几乎一边倒地“心疼”老虎。当然,作为一则悲剧事件的舆论场,从人伦的角度看,未免冷漠、麻木了些。

有图有真相的自媒体时代,一则短视频令每个人得以冷眼观之一二,论其二三。悠悠众口,其中不

乏刻薄、激进、甚至挖人隐私的“暴民”。至于讨论“为什么下车”,实际上严重跑题了。

我们看见的事实,是这位女士在猛兽区随意下车了——与随地吐痰、随地乱扔垃圾、随意插队一样那么随意。至于后来流出的“以为已经离开猛兽区”之说,其实根本无益于剧情的反转。什么叫“以为”?“以为”承担不起生命之重,“以为”说,这个锅我不背。

当不守规则已经成为根植于中国人心底的潜意

识:一个潜越规则的微小行为可以带来多种方便和好处,不守规则的成本却几乎为零。那么,一次随意的违规,居然搭上了人类最宝贵的生命,这种刺激有如当头棒喝,激起人们对规则意识的觉醒。所谓“活该”“心疼老虎”之谈,虽说有些冷血,但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一种对漠视规则的抗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屡屡为别人的开车突然变道、公共场合吸烟、遛狗不收狗屎等等行为承担后果时,除

了逞口舌之快的骂骂咧咧,我们根本毫无办法。

规则无形,虎口却是实实在在的。值得我们在悲剧之余欣慰的是,这场意外中最珍贵的一点是,人们不再毫无原则地把道德感情抛撒在“受害者”的一方,不仅为“人”考虑,建议动物园加强管理,同时也为动物申冤,不允许对这个只是发挥了一下自己本性的老虎施以任何形式的“惩戒”。老虎混到今天,也不容易。

■桂下漫笔

京津冀的那些前尘往事

文·胡一峰

近来,“京津冀”一词的热度居高不下,有考据癖如我者,不免想一探其前世今生。谈北京历史,绕不开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而北京第一次出现在侯先生眼中,竟是一个“港湾”。1941年,青年学者侯仁之在日军监狱回忆初到北京的情形:自济南而北,火车竟日奔驰于华北平原上。列车风驰电掣,窗中所见仍是同一幅图画。时间久了,心中未免起了一种茫无依归的厌烦,这平原委实是太大了。一到黄土地,情形立刻改变了,西北一带平地崛起一列高山。列车一过丰台,蓦地转了一个弯子,渐渐在灯火灿烂中安定下来,正如一艘远涉重洋的巨轮,船入了它最后的港湾——这就是北京。后来,侯仁之的发现,地质学家早给这片地方取名“北京湾”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太行山以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状,此乃昔日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可见,“北京湾”是地质运动的结果。而这历经沧海桑田之所,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京津冀。

“京津冀”曾有个别名叫“直隶”。不过,千万别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河北。“直隶”的本义并非一片区域,而是一种政治制度。宋史载:“乾德五年,以三泉县直隶京师”。三泉县在汉中地区,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中央直辖的行政区域了。清顺治初年设“直隶省”。北京的地方官则是“顺天府尹”,官居三品,按说比二品直隶总督低,但地位十分特殊,有时由中央高官兼任。《清史稿》载,(孙家鼐)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这大概相当于中纪委、建设部双料首长兼任北京市长,不能不说是高配。

汉代经济学家桑弘羊曾提出,有的城市成为天下名都,是因为占有地利,“居五诸侯之衝,跨街冲之路也”。在京津冀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天津本是渤海的一部分,河流冲击形成陆地。元朝海运发达,才成为转运中心;明代漕运发达,商业更加繁荣。开埠之后,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其航道连接着华北约22.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发挥了重要的经济辐射作用。西方的机器商品,通过天津进入河北以及陕西、河南等广阔的经济腹地,而经济腹地的农副产品,又经由天津输往海外。



一条铁路就让
正定与石家庄从此
命运迥异

凡人的诗意栖居

文·陈莹

王维大概是诗写得最美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公元741年,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年,41岁的王维挂冠归隐,买下终南山东的宋之问故园,改建为辋川别业。

辋川生活是物我之间生机勃勃的互动,在万物更替四时轮回中径自美着。这种生活状态在美学上叫做“静照”,宗白华说:“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绝缘。”经历了宦海沉浮的王维,人生和诗歌传达出的境界是有质感、有厚度的。这种质美建立在他认识到天行有常,万事万物自有分定的基础之上,而能超越个体主观感情,以绝对自由的精神去观照、体察宇宙万物,达到无我而至乐的境界。

质美生活的本质,是生命之真与自然之真的深度契合,这种契合需要人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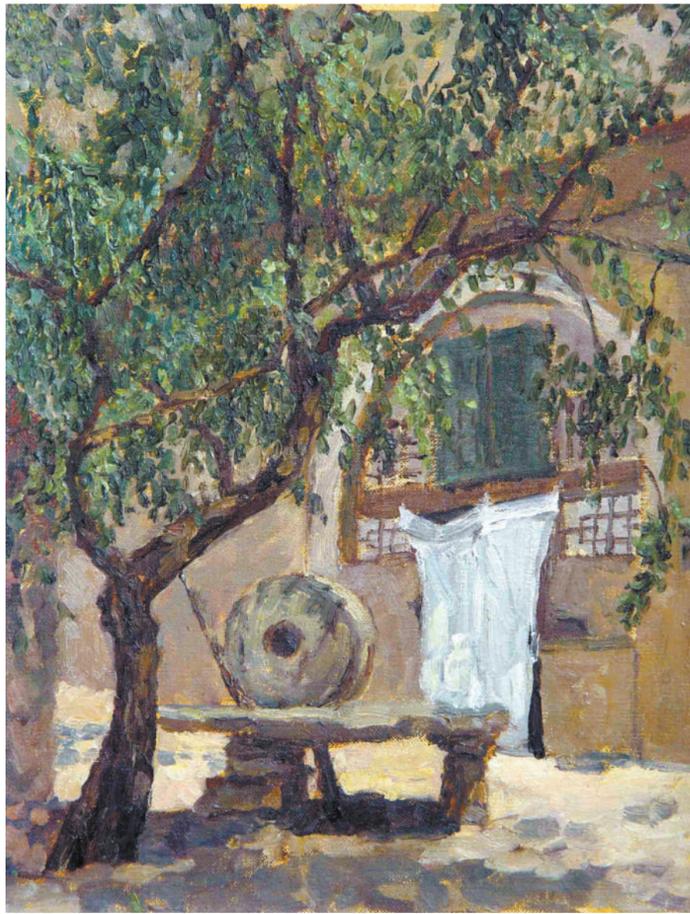
世界辽阔,生活本身只在方寸,偶尔举目眺望,看远处青山缈缈,更多的时候我们唯有依靠脚下脚下坚实的土壤来感知存在。对普通人来说,物我两忘的境界太难实现——更现实的,是在生活中寻找

更易于实现的欢愉。

比如可以学学白居易。白居易晚年官做得大,也会享受,他在自请贬官后买下了洛阳的履道园。在他的闲适诗中,有不少关于描写如何装修宅院,一点一滴营构自己心目中理想居所的句子。“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成起小楼”,在别人眼中无用的石头草木,到他手中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雇人栽菡萏,买石造潺湲”,他掘渠引水,依池建亭,命人从江南寻来珍贵的太湖石,在池中植上特意从苏杭移来的白莲红菱,甚至还放了两只白鹤。

及至楼台起,轩馆成,只可容膝的小园里,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三两知己带几坛佳酿来园中小酌,渡尽劫波风光霁月,诸般往事多少峥嵘全在琴歌诗酒中飘渺于无形。无须穿云渡水,寻仙访迹,这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体会到的玩物适情,其秘诀就在于,任光阴往万物易易,找一件到最想要坚持去做的事,以此明心辨性,于车马往还熙熙攘攘的尘世里栖得真正的内心平静。

诗意地栖居在充满劳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拥有的,是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园地。



仲夏(油画)

陈晔

■随想录

从“人丑就要多读书”说起

文·张德强

“人丑就要多读书”,这是一句引起广泛争议的网络流行语。“人丑”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否定性评价,尽管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语境中,带有自嘲意味。而自嘲这种行为,在将自身置于“被压抑”位置的同时,也颠覆了更大的文化环境。“人丑”的自我贬抑既包含着对环境的顺从;因其自嘲的意味,自然也含有一种对现实不满与抵抗的姿态。

而“抵抗”的方式便是“多读书”。在这里,“读书”成为一种对“丑”“穷”“矮”等贬抑性自我评价的弥补。请注意,说话的主体“我”已经自认为是残缺的,因此需要依靠“读书”行为来加以弥补,或替代自身的残缺主体。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读书”行为究竟是对知识以及真理本身的渴望,还是更多出于对攫取文化资本的渴望?或者说,是以捞取的文化资本来改造自身的“残缺”,对抗世界对“自我”不公正的评价体系?问题是,假如“读书”的重心更多倾斜于对文化资本的攫取时,人们对书中的“真理”变得更加敷衍而且表面化。这种表面化的案例之一,就是已经兴盛三十多年而至今仍暗流涌动的钱锺书崇拜。

钱锺书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而是作为一种“他者化”的偶像存在于普通人的想象中,甚至存在于某些学者的想象中。在普通人的想象里,钱代表了一种文化遗迹,或者说对于已经失落而无法接近的“古典”的守护者。钱所承载的,是替所有中国人承担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近代以来已经失落。值得玩味的是,绝大多数人除了对他的小说感兴趣外,对天书般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并不感兴趣,而这恰恰是钱锺书一生投入精力和心血最多的创造。人们所在意的是他渊博的“读书”和外语能力的姿态意义,并愿意将之神化为某种“物神”加以崇拜。

对于钱锺书,同时一些否定性的误解从未消失。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刘皓明博士对他“饥饿艺术家”的比附和余杰对他“两脚书橱”的嘲讽。他们无法忍受钱锺书本的晦涩,更无法接受他对于“现实”的无视与“回避”。最不能接受的,大概是他与体制的和平共处,同时还享受文化资本带来的一切荣耀与利益。

但观者似乎并不在意,钱锺书的文言文写作,并非如余杰等人所说,缺乏立场和观点。有心人曾将《管锥编》原有分类法打乱,变成六卷本的分类文

集。结果,仅仅从目录也可以发现,钱对于近代以来大部分的文化课题都有自身的思索和批判,纵使这种思索是建构于以晦涩文言和繁复引文编织而成的形式之网中,从而减弱了其批判的力量。不过,这种姿态本身,已经造成了对当下文化环境的整体拒绝与排斥的效果。我们要注意的,这种排斥并非施加于所有人,对于有意于整体地阅读和理解钱氏文本的人,这种排斥性的形式却造成类似(比喻意义上的)调情般的吸引力。“追求者”必须有足够的诚意去自发习得“传统”的文本与表达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

以“小人之之心”揣度,钱自觉地与现实的文化环境相隔离,自然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策略,也就是说,使自身文本变得晦涩难懂而加重与大众的隔离感,以此完成与外界某种神化自身的合谋。但无论如何解读,钱锺书本对于阅读者造成的这种施虐般的距离感,造成了这么一种效果:假如真的有诚意去了解并有心去接近钱锺书本的人,他必须打破钱氏“文化昆仑”的凝固性形象,以一种自我训练的方式去习得“经典”。

钱锺书的现代意义,一是提示我们一种现代性的危机。钱锺书在安心享受文化资本带来的外在殊荣与利益时,也以其独特的文本戏谑着早已解体而不断重构着的文化“传统”,让一切文化搭客的表演和跌落都显得愚蠢可笑。更重要的是,钱氏文本也在参与中国新文化形态的构成,一种在扎实的古典训练下不断拨开文化“迷思”的反思性过程。

最后回到“人丑”和“读书”的话题上。我们发现,在一个由现代技术和社交手段不断更新与日渐“人性化”的过程里,人作为“主体”的可能性日益缩小。这时候,“读书”有如“化妆”,其实是将主体自身“物化”的同时,缩小着主体的价值空间。我这里面界定的主体性,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而是自我意识清醒下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在审美上可能是错误的,但至少没有受到“迷思”的侵蚀和干扰。

反抗并不是没有,那就是逃离。逃离判断,逃离一切评判标准,做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这里,“诗与远方”与其说是一种浪漫化的口号,毋宁说是出于对日益膨胀的文化空洞的恐惧,残存并珍视自身主体性者只有逃离。讽刺的是,其实大多数人既不爱读诗,也不习惯行旅的颠簸。所以,“逃离”与“读书”一样,成为一种空壳化的姿态。

■文心走笔

饥馑年代里的
阅读时光

文·思郁

我是个早熟的孩子,早熟的原因很大部分源于阅读。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墓中回忆录》中曾经这样描述他童年时代的阅读:“我会偷走小教堂里的蜡烛头,晚上阅读那些描写不安灵魂的充满诱惑性的细节。”这样简单的句子在别人看来如此普通,甚至根本不曾留意,但是却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的那个漫长夏日,我在阅读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尤其到了停电的晚上,守在半个蜡烛摇曳的灯光下,对汗水浸透的背心浑然不觉,目光全被手中翻阅的文字所吸引。现在我想不起来我那时在读的什么书。是什么书还重要么,也许是经典之作,也许不过是一本泛滥的小册子,也许是一本微不足道的文学杂志,但伴随着我的目光恍惚,沉入梦乡,所有的故事也都中断了。

阅读是我童年精神世界的最大收获。小时候读书是没有章法的,不知道好与坏,精读与细读,文学与伪文学的区分,只知道故事好看,人物精彩,情节跌宕起伏。但是阅读的经验就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读得多了自然就会分辨什么是好文字,什么是好的语感。这种好是一种阅读的愉悦,是心灵的悸动,是见到一本好书不忍读完,害怕读完就没有的复杂心态。小孩子的心理,真是奇怪,读到一本好书,生怕别人也发现了,偷偷藏在被窝里每天读一点,细细品味。看着在病床上若无其事地翻书,内心却翻江倒海一般的激动。心荡八极,神游万仞,阅读的间隙,总会莫名地走神,把自己幻想成书中人物,跟随他到处游走,行走江湖,行侠仗义。那是种类似灵魂脱壳的体验。

我对阅读有上瘾之势,变成了近视眼。父母担心影响学习,渐渐限制我的阅读,家中很难找到一本书籍。

印象最深的一次,夏天的一个傍晚,家人吃过饭都去串门,我悄悄跑到姐姐房里找她的书。恰逢父亲回家看到房间的灯亮着,就问了一声。我现在还搞不懂当时出于何种心理——或许是怕又挨骂,竟然鬼使神差地拉灭了房间的灯,钻到了床底。父亲察觉起来,以为家里进了贼,拿了把扫帚,贴身进门,开灯,扫视,俯身,掀开床褥。两目对视,那种尴尬,至今不知道如何描述。

现在的少年大概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农村,精神世界有多么荒芜,基本上每天都要停电,电视也不多见。只有书籍阅读是最少成本的。有时候想想,又很怀念那个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岁月里,因为所有的精神饥渴,都是渴望读到一本书。有时候为了借一本书,需要走几里路,托人托朋友才能从邻村那里借回。为了防止别人要回去,还要防备被父母看见挨批。总是在夜深人静之后,偷偷在被窝里阅读。有时候时间不够,别人催得紧,就跟几个喜欢读书的朋友抄写一遍。我后来读王小波的回忆文章,才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干过,条件好的,可以用相机拍照,然后冲洗出来阅读。为了读一本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想尽了一切办法。都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这个年代里,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渴望,对阅读不可遏制的汲取,是现在信息过剩,选择困难症的年代里无法想象的。也正是这种对知识的爱,支撑着我们在那些贫瘠的岁月里,一点点地熬到现在。

经常想,自己现在不停地买书、藏书,似乎是有种过度补偿的意味。就如同父母一辈,他们年轻时经历过饥馑的岁月,对饥饿有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日子富裕之后,总会不停地储存粮食。劝他们把每年打下的粮食,留下足够的口粮,剩下的可以置换钱物,他们固执到充耳不闻,不听劝解。对他们而言,只有粮食是最踏实的依靠。对我而言,童年最大的饥饿,是精神饥渴,不是没有吃饱饭,而是没有读书。等自己有能力,可以挣钱养家,就想不停地往自己的书房里购买,屯书。后来读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亲友回忆录,她的儿子形容说桑塔格的一生过得好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往图书馆里不停地藏书。我也是深有同感,只有那些看不完的书,摆放在书架上,散落在床头,堆放在马桶旁边,俯拾皆是的时候,心里才感到一丝踏实。

每个人的童年都不一样,但我们对童年的记忆,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们人生中许多选择的出发点。我记得央视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中,有个在海边长大的姑娘周梦让让人印象深刻。她介绍自己家制作的美食沙蟹汁,说从小吃妈妈制作的沙蟹汁长大,她的童年记忆里,所有的食物都拿沙蟹汁作为衡量标准,沙蟹汁搭配这种食物好吃,沙蟹汁搭配其他食物会不好吃,如此等等。其实,我们也一样。因为小时候对书籍那种根深蒂固的热爱,书籍也成了衡量我生活的一个标准。生活窘迫的时候,不会说穷得吃不起饭,下意识想到的却是,生活穷得买不起想看的书了!

书是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孤独,也是现在生活中最富裕的慰藉。

